

墨痕猶鎖壁間塵。

陸游寄情於沈園，日夜思之其情可憫；但又可憐他實在無法把唐琬葬在沈園！陸游在他寂寞晚年，居於鑑湖三山上，但他經常策杖入城，時到寺裏眺望沈園，沈緬於過去，傷情難忘。唐琬死後，陸游重遊沈園，梅花猶在而伊人獨無，墨痕雖鎖壁間，已滿佈塵土；可是唐琬玉骨却已早沈泉土之下，可見陸游對唐琬用情之深，悼念之哀了！

一一九九年，陸游年已七十五歲，這個寂寞的老人重到沈園，又一次憶起往事，寫成二絕：

沈園

夢斷香銷四十年，

沈園柳老不吹綿！

此身行作稽山土，

猶弔遺踪一悵然！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城上斜陽畫角哀，

沈園無復舊池臺。

傷心橋下春波綠，

曾是驚鴻照影來。

唐琬已死四十多年了，陸游也自感不久於人世。風燭殘年裏，然而這個老兵，仍然常常策杖登山，

在夕陽下憑弔着沈園。那兒的池臺，橋下的綠水，園中的柳樹都使他悵然！他曾凝視着橋下流水綠波蕩漾，彷彿期待着昔日那驚鴻一片再次重來。

一代詩人陸游，誰料到竟也英雄氣短，渡過那情長恨深的晚年，他的表妹唐琬，多情薄命，但永遠活在陸游的回憶裏，比起陸游，雖然活到古稀，仍舊寂寞傷情抱恨而終就幸福多了。

衿枕之情，知己之愛，生死之戀，其深厚誠摯有如此者幾分？王師中原，滅金復國，其愛國為國之雄心壯志，傳之千古而猶未已。

歡迎你的來信

台北郵箱
566號

新城四年(續)

蔣山

自去年十二月三日到今年三月底，筆者參加過花園新城新知四次喪禮。有楊元、洪強、呂嘉衛三位主喪弟兄和萬壽樓芳鄰魏兆雄先生，先後離開了這個污濁邪惡的世界。

魏先生，享年七十一歲，去時似有遺憾。他是福州人，海軍退役軍官，家陷大陸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和我們同病相憐。去年九月在榮總摔傷右腳膝蓋，治好後一直精神萎靡，勸他聽道又不肯去。十一月廿八日，不幸因肺炎在榮總病故，他鄉埋骨，含恨終天。一位居在台北市的胞兄為他治喪，靈堂懸掛一副輓聯：「同氣遽分途，原隰秋風魂不返；異時誰共被，池塘春草夢難回。」情文並茂，不失為佳作之一。

呂嘉衛先生去得很不平凡。他是萬壽樓九樓呂福和弟兄的老三，今年才三十二歲，正是奮發有為的青年才俊，可惜三月十五日在橫貫公路梨山附近，與師大工教系三十多位應屆畢業同學，因翻車墜崖罹難。全國為之哀悼，呂福和弟兄老年喪子，不免傷痛，但是他有信仰

，有盼望，能夠忍受揹十字架的苦難，悲慟之餘，寫了一篇扣人心弦的「最後的微笑」，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，是一篇沁人心脾的至情至性文章。

萬壽樓另有一位葉英熙弟兄，他的遭遇與呂兄弟相似，比較起來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僅僅在時間上有先後而已。葉弟兄在五十二年七月二日，一日之內，神取去他兩個愛子。那時他十一歲的次子葉祥不慎失足掉下淡水河水源地，十四歲的哥哥葉亮竟奮不顧身跳下去救，兄弟雙雙，慘遭滅頂！如今，筆者翻閱「捨身救弟的葉亮」書內，葉兄那篇「舐犢情深訴亡兒」的哀念文，還是感動得流淚。於是撰了下面兩首讀後詩，分送葉、呂兩兄留念：

「鵠原急難足傳揚，
舐犢情深暗自傷，
人性光輝神性亮，
父子同證主恩香。
壽命不在短與長，
神賜神取豈尋常？
呂兄取去兒一個，
葉兄取去子乙雙。」